

蔣梅笙先生著

莊子淺訓

天台山農題



例言

(一) 兆燮自承乏教授以來。於中學三年級以上學子之研求國學者。恒選莊子書爲讀本之一。學者既羣喜其文章。而又有頗苦其深而難通者。不知莊之深。非深於理。深於辭耳。且辭亦非誠深。實註家有以深之耳。郭註於章句字義。不屑訓釋。專以玄談雋語。屬雜其間。往往註愈精而本文愈晦。近代註家。稍稍思矯其弊。而於章節既鮮發明。又舊註失當處。亦沿襲而罔加訂正。學者循是以求莊。奚怪其扞格而不入耶。愚於茲書。誦習既久。寢覺無深非淺。無難非易。爰就舊註所未及。與雖及而未得其真者。別以簡淺之語釋之。曰淺訓者。誌其實也。

(二) 淺訓從漢儒說經例。不錄全文。於所訓之章句。標題上方。而綴訓辭於下。其舊註已得。或本文自明。無庸訓釋者。咸不之及。意在爲講解或自修者。闢一捷徑。非謂能奄有衆註家之長。更非謂有是書而舊註皆可廢。覽者幸毋誤會焉。

(三) 讀莊者當知其旨趣之簡。蓋莊之學。祖述老子。老之旨。史遷以八字括之。曰無爲自化。

清靜自正。夫莊之旨。亦若是則已矣。其他千辭萬語。博引繁稱。皆枝葉也。淺訓於節疏句釋中。時時揭明本旨。庶令讀者有披雲睹日之快。

(一) 讀莊者當賞其文章之奇。夫儒家如孟荀。其文非不雄駿深厚。顧陳義不離仁義禮樂。誦法不越二帝三王。故醇粹有餘。而奇肆或不足。莊之學。既潰然自放於禮法之外。於是一言一話。無所不致其奇。遂爲天壤間特殊之文字。學者尋繹諷誦。得其行氣運筆之一二。已翩然自異於流俗矣。淺訓之作。在專以莊之文法。餉遺同志。至若清靜無爲任天不競之旨。與今之世變。南北背馳。甚願學者置而弗論可也。

(二) 讀莊者當諒其悲憤之衷。夫時至戰國。七雄並峙。爭地殺人。歲靡有定。生民之禍亟矣。莊子目擊心傷。以爲正告之。不若譎諫之也。是故放言激論。以末俗之紛擾。歸咎於先聖制作之繁。遂欲滅棄聖智。殫殘禮法。反諸太古渾噩之風。而不知世界文化。有日進於巧靡。決無復反於拙樸。莊之說。理想非不高。而終無實現之期也。抑論雖偏激。其心則可諒矣。昧者不察。以莊爲排儒佞老。是何異於癡人說夢者哉。

(一)讀莊者當悟其寓言之意。莊之說多徵引故實。以證明其主旨。不知者駭其博聞。實則並由意匠獨造。羌無根據也。故不獨肩吾、連叔、南郭子綦、顏成子游等皆寓言。卽稱堯道舜述孔誦顏。亦罔非寓言也。莊又善造名字狀字。奇而彌確。爲古今文家獨步。要之全部莊子。殆無一言一句蹈襲他人者也。

(二)唐以前書皆名卷。裝成卷軸也。自鈐版書行。冊而不卷久矣。而猶曰卷幾卷幾。俗流之失也。今但曰某冊而不名卷。自淺訓始。

宜興蔣兆燮誌

莊子淺訓第一冊

宜興蔣兆燮學

內篇逍遙遊第一

身居塵網。係縲桎梏。若轅下駒。其困甚矣。而心則無不之也。因思遺棄一切。翱遊乎無何有之鄉。廣漠之境。庶幾其逍遙自得焉。今人曰。思想自由。言論自由。茲篇發其端矣。

北冥有魚。其名爲鯢。鯢之大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爲鳥。其名爲鵬。鵬之背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。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。天池也。齊諧者。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。鵬之徙於南冥也。水擊三千里。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。齊諧司馬及崔並云。人姓名。簡文云。書搏徒端反。司馬云。搏飛而上也。扶搖爾雅云。扶搖謂之鵬。郭璞云。暴風從下上也。去以六月息者也。野馬也。塵埃也。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野馬司馬云。春月深中。游氣也。天之蒼蒼。其正色耶。其遠而無所至極耶。其視下也。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。則負大舟也無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。則芥爲之舟。置杯焉則膠。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。則

其負大翼也無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。而後乃今培風。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。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蜩與學鳩笑之曰。我決起而飛。槍榆枋。時則不至。而控於地而已矣。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。

蜩音條。司馬云。蟬。學鳩。小鳩也。支遁云。槍。突也。枋。李云。櫟木也。

適莽蒼者。三澣

而反。腹猶果然。適百里者宿舂糧。適千里者三月聚糧。

莽蒼。近郊之色也。

之二蟲又何知。

小知不及大知。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。朝菌不知晦朔。惠姑不知春秋。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。以五百歲爲春。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。以八千歲爲春。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。衆人匹之。不亦悲乎。

朝菌。司馬云。大芝也。天陰

生。龔上見日則死。一名日及。故不知月之終始也。惠。本亦作蟪。同。姑。音姑。司馬云。惠。姑。寒蟬也。二名蜩。螳。春生夏死。夏生秋死。李頤云。冥靈。木名也。江南生。以葉生爲春。葉落爲秋。此木以二千歲爲一年。椿。丑倫反。李云。生江南。一云生北戶南。此木三萬二千歲爲一年。彭祖。世本云。姓篋。名鏗。在商爲守藏史。在周爲柱下史。年八百歲。湯之問棘也是已。

棘。李云。湯時賢人。

窮髮之北

有冥海者。天池也。有魚焉。其廣數千里。未有知其修者。其名爲鯢。有鳥焉。其名爲鵬。背若泰山。翼若垂天之雲。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。絕雲氣。負青天。然後圖南。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。彼且奚適也。我騰躍而上。不過數仞而下。翱

翔蓬蒿之間。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。此小大之辯也。

李云：髮猶毛也。司馬云：北極之下，無毛之地也。風

曲上行若羊角。鵲於謙反。字亦作鵲。司馬云：鵲，鵲雀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

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子猶然笑之。

宋榮子，崔云：賢者也。猶然笑之，謂猶以爲笑。

且舉世而譽之，而不加勸。

舉世而非之，而不加沮。定乎內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竟，斯已矣。彼其於世，未數

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

未樹，司馬云：樹立也。未立至德也。

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。

泠然，輕妙之貌。音零。

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

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游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。

六氣，司馬云：陰陽風雨晦明也。

故曰：至人

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於光

也不亦難乎？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

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許由曰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

將本亦作憊，音憊。向云：人所然火也。

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爲名乎？名者實之賓也。吾將爲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

枝，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

李云：鷦鷯，小鳥也。偃鼠，鼯鼠也。

歸休乎君？予無所用天下爲。庖人雖不治

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肩吾問於連叔曰：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大有逕庭，不近人情焉。連叔曰：其言謂何哉？曰：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。

射，徐音夜，淖，郭昌畧反，李云：淖約，柔弱貌。司馬云：處

子，在室女也。

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，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游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

疵癘，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連叔曰：然，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

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聾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。猶時女也。

時女，

司馬云：猶處女也。向云：時女，虛靜柔順，和而不喧，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。

之人也。之德也。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，孰

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。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

而不熱。

稽，司馬云：至也。

是其塵垢粃糠，將猶陶鑄堯舜者也。孰肯以物爲事？宋人資章

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

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然喪其天下焉。

李云：資，貸也。章甫，殷冠也。四子，司馬李云：王倪、齧缺、被衣、許由。窅然，李云：猶悵然。

惠子

謂莊子曰：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，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。

也。剖之以爲瓢。則瓠落無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。吾爲其無用而掊之。莊子曰。夫

惠子司馬云。姓惠名施。爲

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。世世以泔澼絖爲事。

梁相則瓠戶郭反。簡文云。瓠落猶廓落也。呶。本亦作号。徐許橋反。李云。号然。盧大貌。掊。司馬云。擊破也。泔。徐扶經反。澼。普歷反。統音曠。小爾雅云。絮細者爲之統。李云。泔澼絖者。漂絮於水上。客聞之。請

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。我世世爲泔澼絖。不過數金。今一朝而鬻技百金。請

與之。客得之。以說吳王。越有難。吳王使之將。冬與越人水戰。大敗越人。裂地而

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。或以封。或不免於泔澼絖。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

瓠。何不慮以爲大樽。而浮乎江湖。而憂其瓠落無所容。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

司馬云。樽如酒器。縛之於身。浮於江湖。可以自渡。所謂腰舟。

夫。惠子謂莊子曰。吾有大樹。人謂之樗。其大本擁腫而

不中繩墨。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。立之塗。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。大而無用。衆

所同去也。莊子曰。子獨不見狸狌乎。卑身而伏。以候敖者。東西跳梁。不辟高下。

中於機辟。死於罔罟。今夫斄牛。其大若垂天之雲。此能爲大矣。而不能執鼠。今

子有大樹。患其無用。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。廣莫之野。彷徨乎無爲其側。逍

遙乎寢臥其下。不天斤斧。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。安所困苦哉。

教司馬音遙。謂伺遯翔之物而食之。群。毗亦反。司

馬云罔也。攢牛郭呂之反。

北冥南冥

冥者。窅冥幽晦之謂。今地理家言北有北冰洋。南有南冰洋。其地皆荒寒冥漠。亙古無人迹。莊子以冥狀之。其思想奇矣。戰國時哲人傑士。奮其自由之思。揣測物理。多有與近代學說相冥合者。莊子中類是者非一。以下隨文詮釋之。

海運

隨海風而運轉也。

天池

天池。言其大也。南半球大水汪洋。莊子似已見及之。

生物之以息相吹也

生物。有生機之物。賅動植物而言。動物吸養氣而呼炭酸氣。植物反之。互相吹噓。各遂其

生故曰以息相吹。是等微妙之理。羌無實驗。直以超悟得之。可謂奇絕。吾儕苟不生今日。安從索此語之解。無怪乎自來註家。混沌了之也。

天之蒼蒼其正色耶。其遠而無所至極耶。其視下也。亦若是則已矣。

天爲積氣。非有實質。空氣無色。遠則見其蒼蒼。令置身鵬背而下視地球。亦第見一點小星。晃漾於蒼蒼中而已。科學未明時。言天者率誕妄離奇。不可究詰。莊之說獨瑩澈如斯。其識卓矣。

坳堂

堂上窪處。

培風 圖南

培。涵養蘊蓄之謂。圖。謀也。南非一蹴可至。狀以圖字。有躊躇滿志之義。風曰培風。南曰圖南。造言奇崛若此。

我決起而飛。槍榆枋。

決起。衝決而起也。槍突也。榆枋。木之矮者。

湯之問棘也是已

此句爲提筆。下文窮髮之北。至而彼且奚適也。卽舉湯之辭。蓋引古志以明己之說非尠。其實皆寓言也。舊注以此句爲結上之辭。則下文爲重出已。

此雖免乎行

免。通作勉。謂勉力而行也。

北冥有魚。至聖人無名

以上第一節。極小大之辨。歸結於三無。

歸休乎君

休。美也。言歸美名於堯。

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

恭默象神。尸之職也。明信陳辭。祝之職也。其位皆不離樽俎之間。若失位而代之。庖未必

治而祭益廢矣。以上第二節證聖人無名。

大有逕庭

逕者。野外小路。庭者。室前隙地。喻相去懸殊。不相近也。

肩吾問於連叔至孰肯以物爲事

第三節證神人無功。

宋人資章甫至窅然喪其天下焉

第四節證至人無已。

不龜手

龜。舉倫反。今作皸。膚紋拆也。

蓬之心

蓬花輕揚。隨風飛轉。喻中無定識。隨俗轉移也。

惠子謂莊子至終

第五節言大器貴善用。

齊物論第二

萬物芸芸。一物一心。孰得而齊之。我欲齊物。物將齊我。交相齊而愈不齊。天下之爭所以起也。唯各任其自然之性。而不以人爲擾之。斯不齊而無害爲齊焉。故齊物云者。非有術以使之齊。姑設此已齊之觀焉耳。抑非謂物終可齊。聊爲自慰之辭。以塞其悲焉耳。

南郭子綦隱机而坐。仰天而嘯。荅焉似喪其耦。

荅本又作嗜。同。吐荅反。

顏成子游立侍乎前。

曰。何居乎。形固可使如槁木。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。

顏成子游。李云。子綦弟子也。姓顏。名偃。諡成。字子游。

今之

隱机者。非昔之隱机者也。子綦曰。假不亦善乎。而問之也。今者吾喪我。汝知之

乎。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。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。

籟。蕭也。

子游曰。敢問其方。子

綦曰。夫大塊噫氣。其名爲風。

大塊者。無物也。夫噫氣者。豈有物哉。氣塊然而自噫耳。物之生也。莫不塊然而自生。則塊然之體大矣。故遂以大塊爲名。噫。乙戒反。

是

唯無作。作則萬竅怒呬。而獨不聞之。參乎。

長風之聲。參。良救反。

山林之畏佳。大木百圍之

竅穴。似鼻。似口。似耳。似枅。似圈。似臼。似洼者。似汚者。

此略舉衆竅之所似。枅。音雞。柱上方木也。似圈。起權反。杯圈也。似洼。李

於花反、司馬云、激者、謫者、叱者、吸者、叫者、譟者、突者、咬者。此略舉衆竅之聲殊謫、李、虛交反、司馬云、若謫謫聲、譟音豪、司

馬云、若譟聲、突於弔反、司馬云、深者、前者、唱于、而隨者、唱喁、治風則小和、飄風則大和、

李云、于喁、聲之和也、治風、李云、治治、厲風濟、則衆竅爲虛。濟止也、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、而獨不

見之調調之刁刁乎。調調刁刁、動搖貌也、言物聲既異、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、子游曰、地籟則衆竅是已、人籟則

比竹是已、敢問天籟、子綦曰、夫吹萬不同、而使其自己也、咸其自取、怒者其誰

邪。物皆自得之耳、誰主怒之、使然哉、此重明天籟也、大知閑閑、小知閒閒、大言炎炎、小言詹詹、其寐也魂交、其

覺也形開、與接爲構、日以心鬪、繆者、害者、密者、小恐惴惴、大恐縵縵、其發若機

括、其司是非之謂也、其留如詛盟、其守勝之謂也、其殺如秋冬、以言其日消也、

其溺之所爲之、不可使復之也、其厭也如緘、以言其老洩也。洩、本亦作溢、同、音逸、近死之

心、莫使復陽也、喜怒哀樂、慮嘆、變熱、姚佚、啟態。懣之、涉反、樂出虛、蒸成菌、日夜相代

乎前、而莫知其所萌、已乎已乎、旦暮得此、其所由以生乎、非彼無我、非我無所

取、是亦近矣、而不知其所爲使、若有真宰、而特不得其朕。朕、李除忍反、兆也、可行己信、而

不見其形。有情而無形。百骸九竅六藏。賅而存焉。吾誰與爲親。汝皆說之乎。其有私焉。如是皆有爲臣妾乎。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。其遞相爲君臣乎。其有真君存焉。如求得其情與不得。無益損乎其真。一受其成形。不亡以待盡。與物相刃相靡。其行盡如馳。而莫之能止。不亦悲乎。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。蕭然疲役。而不知其所歸。可不哀耶。人謂之不死奚益。其形化。其心與之然。可不謂大哀乎。人之生也。固若是芒乎。其我獨芒。而人亦有不芒者乎。芒。茫也。夫隨其成心而師之。誰獨且無師乎。奚必知代。而心自取者有之。愚者與有焉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。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。是以無有爲有。無有爲有。雖有神禹且不能知。吾獨且奈何哉。夫言非吹也。言者有言。崔云吹。猶賴也。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我以爲是。而彼以爲非。彼之所是。我又非之。故未定也。果有言邪。其未嘗有言邪。其以爲異於鷇音。亦有辯乎。其無辯乎。鷇。豆反。道惡乎隱而有真僞。言惡乎隱而有是非。道惡乎往而不存。言惡乎存而不可。道隱於小成。言隱於榮華。故有儒墨之是非。以是其所非。而非其所是。欲

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。則莫若以明。

欲明無是非、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、反覆相明、則物所是者非是、而所非者非非矣、非非則無非、非是則無是。

無非彼。物無非是。自彼則不見。自知則知之。故曰。彼出於是。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說也。雖然。方生方死。方死方生。方可方不可。方不可方可。因是因非。因非因是。是以聖人不山。而照之于天。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。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。此亦一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。果且無彼是乎哉。彼是莫得其偶。謂之道樞。樞始得其環中。以應無窮。是亦一無窮。非亦一無窮也。故曰。莫若以明。以指喻指之非指。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以馬喻馬之非馬。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。天地一指也。萬物一馬也。可乎。不可乎。不可。道行之而成。物謂之而然。惡乎然。然於然。惡乎不然。不然於不然。物固有所然。物固有所可。無物不然。無物不可。故爲是舉莛與楹。厲與西施。恢恠憭怪。道通爲一。其分也。成也。其成也。毀也。凡物無成與毀。復通爲一。唯達者知通爲一。爲是不用而寓諸庸。庸也者。用也。用也者。通也。通也者。得也。適得而幾矣。因是已。已而不知其然。謂之道。勞